

## 挺拔的水杉

向阳

一间，卧榻正对着一框如诗的湖光；那一角，茶席恰好承接午后最温柔的一缕斜阳。待一盏清茶徐徐饮尽，喉间的焦渴化作甘语，话语也便如溪流般自然滴出。我们从建筑的留白与借景，聊到墙上书法条幅间的气韵流动；从经营一间湖畔小筑的琐碎与诗意，谈到各自行途中的驻足与远眺。虽是初识，却颇有旧友重逢的投契，许多未尽的言语，在一个会心地颌首间，便已悄然领会。

不觉间，日影已悄然西移。透过那扇明亮的窗望去，湖山已换了妆容。光线变得醇厚而柔软，宛如熔化的琥珀，缓缓地、浓郁地流淌在无垠的水面上，铺成一条粼粼的、通往远山深处的金光大道。我们起身作别，再次步入湖畔的暮色里。此时的瀛湖，宛如一位卸去铅华、将息未息的静女，每一道微漾的波痕，每一片游移的云影，都蕴含着宁谧的、沉静的美。

我举起相机，想要将这瞬息万变的光影，挽留一二。然而，这一日漫游，最深的烙印，却是在即将离去时，蓦然闯入眼帘的那一排水杉。

它们高大、笔直，沉默地植根于清浅的湖水之中。湖水澄澈如镜，清晰映出它们粗壮的树干——自某一条隐形的界线以下，便全然没入水底，仿佛与这湖早已血脉相连。那是怎样的一种生存呢？经年累月，下半身浸润在微寒的碧波里，脚下的泥土想必是冷寂而柔软的。可是你看它们——没有一丝委顿，不见半点佝偻，只是那样安静地、笃定地并肩站着，像一列被时光遗忘在此的、忠于职守的卫兵。几叶扁舟，闲闲地

系在它们没于水中的根部，随着微波轻轻荡漾，宛如依偎在巨人膝下的孩童，而令人心魂为之夺的，是它们高举向苍穹的树冠。那一片片羽状细密的叶子，不知经历了怎样的秋风涤荡、寒露淬炼，竟凝聚成如此纯粹而炽烈的红。那不是春日娇柔的粉桃，也非寻常秋日明艳的枫黄，那是一种更深沉、更决绝的嫣红，是血脉的颜色，是火焰在将熄前拼尽全力地燃烧。西斜的落日余晖，恰好为它们镶上一道璀璨的金边，每一片叶子都熠熠生辉，灼灼其华。就在那一刹那，原本已趋苍茫暮色的整个湖面，被这排沉默而热烈的“火焰”，惊心动魄地点亮了。

我怔在原地，忽然间懂得了。它们的根，深植于清冷乃至孤寂的水底，那并非沃土，而是日复一日的试炼。可它们从不言语，只是将这沉没的艰辛，默默转化为向上挺拔的力量。那顶冠的绚烂，不是向谁献媚的装饰；那水中地地站立，也不是博取慨叹的姿态。它们站在那里，一半浸没于澄澈的“际遇”，一半高举着辉煌的“意志”，以最直观的、雕塑般的语言，诠释着生命的韧性。

车子驶远，暮色四合，但心底的那片杉红，却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持续地、温暖地亮着。归家后，整理这一日的影像与心绪，我恍然了悟：原来这世间最坚韧、最美好的生命，往往如此。它们从不呐喊，也不标榜，只是沉静地、全力以赴地生长着，站成一道风景。当我终于看见它们时，它早已将风霜谱成了年轮里的歌，把星空，举成了永恒的冠冕。

趁着冬日好天气，我们去了瀛湖翠屏岛。

瀛湖安静地眠在秦岭与巴山的臂弯里。水是静的，静得像一整块未经擦拭的琉璃，完整地盛着天空的蓝、云絮的白，和远山那渐次淡去的青灰。偶尔有白鹭斜掠掠过，翅尖在水面轻轻一触，击开一圈极细的涟漪，随即又归于无声。水下却藏着另一个鲜活的宇宙：修长的水草顺着暗流的节奏舒展腰肢，成群的银鱼在其间倏忽来去，阳光穿过水层，在湖底的卵石上投下晃动的、梦境般的光斑。我们走得很慢，时而在某处站定凝望，时而坐在岸边一截被岁月磨得温润的老木桩上，任由那毫无遮挡的日光，暖烘烘的、沉甸甸的，熨过微凉的肩背。无人机轻盈升起，从半空俯瞰，才恍然这平阔的湖面原是一面自然的画板——沿岸的林木已调出了纷繁却和谐的彩：深红、赭褐、苍绿……它们相互浸润，又一一倒入澄碧的湖中，化为一幅上下相映、流动的印象画。三两游船缓缓行过，划开水面细腻的绸缎，也将那斑斓的倒影揉碎、荡开，让人无端恍惚，仿佛此刻不在秦巴腹地，倒像是偷来了几分苍山洱海边的、奢侈的闲情。

日头渐近中天，暖意里便掺进了一丝燥。正觉口舌微渴，目光却被湖畔一处素静的身影挽留。那是一座名为“筱隐”的居停，白墙素净，黛瓦深沉，整面的玻璃窗澄明如无物。它谦和地依着山形，临着水色，仿佛不是被建造出来，而是从这片山水间自然生长而成。店主葛先生温雅谦和，引我们入内，不似推介，倒更像一位分享者，带我们品读他用心雕琢的作品：这



湖中的树 向阳 摄

瀛湖 第1472期

## 一盆甜酒

张德森

这是一件小事，我几乎遗忘了，可这件小事却让我的老师记住了。我忘了小事，可我没有忘记我的老师，老师姓段，外地人。

曾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没有段老师的联系方式。失去联系的原因，是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调回了老家工作。这个消息是父亲在世时告诉我的，至于他老家在哪里，父亲也不知道。这以后，就没有了段老师的消息，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。大约2017年，几经打听，才得到老师的联系方式。

当我打通了段老师的电话并向他说明我是谁之后，电话那头忽然不响了，我正疑惑电话是不是断线时，忽然传来了段老师的声音：“你是张德森？”我非常欣喜，立即给了老师一个肯定答复：“是的，段老师，我是张德森。”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，我猜测老师在回忆，又等待了好一阵，老师又叫了一遍我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我很是感动，我们便在电话里有一搭没一搭说起这些年的琐事，当他得知我父亲母亲早已去世后，久久不语，末了惋惜道：“可惜了，他们走得早了！”段老师忽然问我：“你还记得给我们送甜酒的事吗？”我有点蒙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，老师电话里进一步提醒：“你当时用背篓送来的，好香好满的一盆甜酒啊！那是你母亲送来的心意呀，你不记得了？”我说我记不得了。老师说四五十年了，记不得很正常，但他们一家人没有忘记，还说他们当时只顾得高兴，连一口水都没来得及给我倒，我就背起背篓走了……

放下电话，思绪引领我慢慢走向记忆深处，我隐隐约约想起了许多年前给老师送甜酒这回事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从乡里中学毕业，父亲那时还在这所学校教书，和我的班主任段老师是同事，而且是关系比较好的同事。一天，父亲从学校回来，告诉母亲，段老师爱人又添了一个小孩，便商议做一盆甜酒给段老师爱人送去。我母亲做甜酒很地道，没几天时间，一盆香甜的甜酒便出窝了，父母亲安排我给段老师送去。

满满一盆甜酒，咋送呢？六七里地儿总不能连盆端着去，为了稳妥又不泼洒，母亲找来一个竹编背篓，里里外外擦洗干净后，在背篓底铺上一层棉絮，将甜酒盆放在背篓里，然后在盖子上面又加盖一床娃娃用的小铺盖卷，以防甜酒味道散发。今天想来，母亲当时想得周到到了。母亲将装有甜酒盆的背篓，小心翼翼地揸在我背上，叮咛我：路上走稳当，别把甜酒洒出来了。

从我家到学校，路程不太远，关键要过一条月河，河上虽有木板桥，但桥很窄，母亲最不放心的就是我过桥，生怕我把她满满的诚意弄丢了。好在熟门熟路，我顺顺当当地将甜酒送到了段老师家里。

两位老师显然不知情，见我背着背篓进来，很惊讶，问我这是干啥呀。我将背篓慢慢放下，学着母亲那样，小心翼翼把甜酒盆端出来，揭开盖子，满屋顿时充满了甜酒的香味，我把父母让我送甜酒的事向两位老师说后，段老师执意留我吃饭，我想着这才多大个事呀，还好意思吃饭？背起背篓就跑了。

时间久远，我也记不清我当时说了些什么，谁知快五十年了，老师却把这事一直留存在心里。接通电话的那天，他在电话里很动情地说：“张德森，我终于有机会向你说一句谢谢，谢谢你用背篓送来的那一盆甜酒，那盆甜酒甜了我们几十年呀。”老师这话意味深长，我会感到感恩别人，别人是幸福的，别人感恩我们，我们也是幸福的。有人在心里记得我们，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呀。

## 柴火暖冬日

李永明

冬日，冷风裹挟着寒意掠过山野。在乡村，烤火是刻在岁月里的暖心印记——红彤彤的柴火在灶膛里噼里啪啦作响，跳跃的火焰将围坐的人们脸庞映得通红，也把寒冷的日子烘得暖洋洋。

那时取暖条件远不如如今，家境稍好的人家能用上电炉子、电热毯，而多数人家只能靠煤炭、挖柴火熬过寒冬。我爷爷虽年事已高，却精神矍铄，闲不住，在南山放牛时，他总会留意那些枯树干枝，捆成捆后驮在牛背上带回家。有一回，爷爷发现山坡上散落着不少干枯的树疙瘩，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挖掘，便唤大哥去帮忙。大哥是干庄稼活的好把式，拎着洋镐便随爷爷上了山。

南山山丘平缓，杂木丛生，爷爷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，很快便带着大哥找到了那些枯死的树疙瘩。大哥先铲去树墩周围的厚土，待树墩露出半尺高，便抡起洋镐奋力挖掘。“咚、咚”的声响在山野间回荡，惊得树上的鸟儿扑棱棱展翅飞去。洋镐在大哥手中上下翻飞，带着节奏感，不多时，他便累得气喘吁吁，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滑落。爷爷早有准备，从牛背上取下小包

裹，里面是热气腾腾的蒸红薯和一小瓶黄酒。大哥接过黄酒，仰头饮下几大口，疲惫瞬间消散，又拿起洋镐大干起来。很快，沉甸甸的树疙瘩被挖了出来，用藤条捆好架在牛背上，伴着牛铃叮当响，祖孙二人满载而归。

就这样，爷爷利用闲暇时光，备下了充足的柴火和树疙瘩。每到寒冬腊月，爷爷便点燃挖柴火，火苗舔舐着木柴，暖意迅速弥漫整个屋子。消息传开，房前屋后的邻居们都赶来烤火，爷爷总会提前准备好瓜子和热茶，大家围坐火塘边，唠着家常，其乐融融。老人们抽着旱烟；女人们聊着家长里短，笑声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；孩子们则围在火边做游戏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挖柴火从冬天燃烧到春天，将一个寒冷的日子都暖成了幸福的模样。

山里人常说，烤疙瘩火接地气，暖而又踏实。夜晚，忽明忽暗的火苗跳动，温暖了寒冷的冬夜，映红了农村人朴实的生活。这火塘里的温暖，是祖孙的勤劳传承，是邻里之间的温情交融，更是乡村岁月里动人的烟火记忆。

## 鲤鱼山上鳙鱼欢

秋颜

冬日的风掠过鲤鱼山，漫过山下那方粼粼波光的水塘。池水澄澈如镜，成群的鳙鱼摆动着纺锤般的身子，在水中悠然穿梭，银鳞映着天光云影，漾起一圈圈细碎的涟漪。

走进养殖区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池边一排排整齐的水培架。架上的生菜、油菜、芹菜挨挨挤挤，叶片翠色欲滴，它们的根须悬垂在特制的营养液管道中，像一串串晶莹的水晶，在阳光下轻轻晃动。

工作人员笑着上前，指尖拂过嫩绿的菜叶：“这就是鱼菜共生的奥妙。”鳙鱼的排泄物富含氮、磷等养分，经微生物分解后，化作蔬菜的“营养餐”；而蔬菜的根系又像一张张细密的滤网，滤去水中的杂质，让净化后的清水重新回流养殖池，滋养着一尾尾鲜活的鳙鱼。一鱼一菜，一水两用，一个闭环的生态系统就此悄然运转。没有化肥的刺鼻气息，没有农药的残留隐患，鳙鱼肉质坚实鲜嫩，咬一口满是自然的鲜甜；蔬菜脆爽多汁，带着山泉浸润过的清爽。

在安康贝尔渔业公司的展示墙前，一幅稻田画卷引得人驻足良久。田埂弯弯，草帽点点，人们弯腰将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倒入稻田。鱼入水后，霎时搅动了一池春水，成群结队地游戏嬉戏，惊得田埂边的蝴蝶翩跹起舞，嫩绿的秧苗在

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像是在与水中的游鱼低语。水下的鱼儿啄食掉落的稻花、杂草和害虫，灵动的身影在秧苗间穿梭。

“稻田养鱼，是一举多得的好法子！”贝尔渔业负责人的声音里满是自豪，“鱼儿游动能松土增氧，鱼儿粪便肥田促苗，既省了农药化肥的钱，又让稻米多了几分醇香；稻田里的天然饵料，让鱼肉带着稻花的清甜。”待到收获时节，稻浪翻涌着金色的波涛，鱼肥稻香交织成韵，农户们挥镰割稻时，随手就能捞起一尾尾肥美的鱼。

这家如今声名远扬的渔业企业，起步时也曾步履维艰。他们各地考察学习，把鱼菜共生的先进技术带回深山。他们从最初几分地的小面积试点，到如今覆盖整个养殖基地的规模化运作；从单一的鳙鱼养殖，到鱼菜共生、稻田养鱼的立体种养模式。

如今的鲤鱼山，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样。蜿蜒的山路旁，农舍错落有致，门前的小花圃里，月季、菊花开得热热闹闹，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，他们或是在养殖池边驻足观鱼，或是在水培架下采摘蔬菜，或是走进稻田，体验捉鱼的乐趣。夕阳西下，余晖为鲤鱼山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妈，今天我又来看您了。

我站在您长眠的土坡上，望着对面山坳里您出生的地方，泪水不知不觉就模糊了眼睛。七十多年前，您就是从那个山头，嫁到了这个山头，从少女成为新娘，十五岁的瘦小肩膀，从此扛起了贫瘠岁月里的一切。

家庭重担，压弯了母亲的腰，却挺起五个孩子的脊梁。妈，您曾说那些年总觉得白天太长，黑夜太短。如今回头望去，您多像一棵被石头压着的草，身子弯向土里，却倔强地朝着有光的地方生长。

妈，您一字不识，却把“读书”二字像刻印章一样，刻进了我们的骨血里。多少个深夜，您在如豆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纳着鞋底，就那样静静地陪我们写作业。您常说：“妈不识字，好可怜呀！但妈知道，书本里有光。”就是您坚信的这束光，照亮了我们跌跌撞撞走出大山的路。

妈，我清楚地记得，一九九二年腊月二十四，我带着先翠第一次回家。那时还没通公路，我们跋山涉水，翻过牛庙梁，晚霞把整个山坡和老房子染成了金色。当我们走到村口，一群孩子嚷着：“秦华带了个漂亮姑娘回来啦！”您听见声音，从土屋里迎出来，双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，望着突然出现的我，又望望我身边羞涩的姑娘，您的眼睛啊，就那么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。您拉住先翠的手，声音像山涧里的溪水，缓而清：“昨夜里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东边天上落下一颗星，亮得晃眼，不偏不倚地落在我手心里。”您摊开手掌，仿佛那颗星还在那里发着光。“我捧着，捧着，心口扑通扑通直跳，就醒了……”

您温柔的目光，在我俩身上停了停，“是星星，跟着我儿回家了。”没读过一天书的您，不懂天文，不识文字，却拥有这片土地赋予的最深的智慧。您不说欢迎，也不说高兴，却说了一颗星——说是从天而降的光，说是捧在手心的宝，说是让人心头发烫的欢喜。妈，您用最朴素的方式，给了我们最厚重的祝福。

三十年前，您决定随我们进城。那天，您在老屋前站了许久，手掌一遍遍抚过土墙，眼里满是不舍。这里的一砖一瓦，都是您亲手坐起的，您最后只是转过身，轻轻说了句：“走吧，妈跟你们走。”六十岁的您，像一棵老树，把根从深爱的土地里拔起，只为让我们在陌生的城里，也能扎下根去。

您的双手，为我们托起过整片天空。如今，六个孙辈已然枝繁叶茂。他们总记得奶奶的话：做人要像庄稼，根扎得深，穗才沉得下。

风又吹起来了，您坟头的草轻轻摇曳，像您当年在灶台前忙碌时额前那缕花白的头发。我忽然明白，您没有走。您化成了吹过山梁的风，化成了静夜的星光。安息吧，妈妈。您给的恩情，山记得，风记得，每一颗从您掌心落下的星光都记得。

如今，我也老了。我脚下每一条平坦的路，我人生里每一点微小的光亮，都凝着您的汗与泪。您的一生，就像那山间寻常又坚韧的野草，被苦难反复蹂躏，却把根深深地扎进了我们的生命里。

## 菜籽油

成忠旭

立冬过后，寒风凛冽如刀割，老家旬阳市赵河镇糖坊梁这个小村庄，却藏着一番温润景致，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尽，阳光就从山脊的缺口处流淌进来，糖坊梁的上空，几缕炊烟袅袅升起，烟火气混着草木清香，在山间久久萦绕。

站在院坝，抬眼望去，漫山的树叶褪去翠绿，一个个红灯笼似的柿子挂在枝间，驱散了冬日的萧瑟，山脚下的田地里，绿油油的油菜长势正盛，肥厚的叶片上还沾着晨露，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。

种植油菜，是老家村民们延续了多年的习惯，也是他们获取食用油的主要方式。每年十月，秋收刚过，村民们便开始忙着种油菜。早些年，大家都是直接撒种，种子疏密不均，油菜长势参差不齐，收成不如人意。后来有人摸索出育苗移栽的方法，先在小棚里培育出壮实的菜苗，再一株株移栽到田里，一行行排列整齐，这让油菜收成提高了不少，也让村民们的劳作多了几分期许。

从十月播种到次年收割，油菜的生长周期里，藏着村民们的辛劳，移栽后的菜苗需要精心照料，除草、松土、施肥，每一道工序都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冬日子里，只要天气晴好，田间地头就总能看见村民忙碌的身影，他们挥锄除草，或扬鞭犁地，好一派忙碌的景象。锄头磕碰泥土的“叮当”声，赶牛犁地的吆喝声、村民的笑语闲谈声交织在一起，在山间悠悠回荡。

待到来年春天，糖坊梁就会被油菜花海淹没，蝶舞蜂飞，香气扑鼻，金色的油菜花与山间的绿树、枝头的新芽相映成趣。这时候，村民们脸上会露出欣慰的笑容，那是即将丰收的喜悦。

四月中下旬，油菜渐渐结出饱满的菜籽荚，颜色也从翠绿转为深黑，油菜籽便成熟了。村民们又开始新一轮忙碌，收割、脱粒、晾晒，将沉甸甸的油菜籽收回家中，接下来便是压菜籽油的环节，镇上的油坊会变得格外热闹，炒熟的油菜籽被送入榨油机，随着机器轰鸣声，金黄透亮的菜籽油缓缓流出，那浓郁的油香便飘满整个镇子。

在糖坊梁人眼中，一碗新榨的菜籽油，是大地的慷慨馈赠。每次榨完菜籽油，他们总要第一时间炒上几道小菜，浓郁的油香混合着独特的焦香，弥漫整个厨房。他们也总不忘将这份新鲜封装，为远方的游子寄去一份。

当这山里的味道被带进城市，每一滴菜籽油都像来自老家的味觉密码，无论他们身在何方，都能忆起老家的温暖。

## 再忆土豆香

张婷

今年，看着朋友们陆续晒出马甲线、分享体脂率变化，日常聊天也绕不开低卡食谱，同事之间也在讨论“蒸土豆减肥法”时，我忽然怀念起儿时的烤土豆香味。

那时我尚在学龄前，跟着母亲拜访亲戚，那户人家家境窘迫，土坯墙上裂缝蜿蜒，窗棂漏风，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爷爷，十七八岁的姐姐和二十出头的哥哥，那几天时间里，他们总将热气腾腾的饭菜，不停往我和母亲碗里添。

我初次品尝苞谷米饭，粗糙的颗粒蹭着喉咙，母亲轻捏我的手，低声提醒：“这是他们能拿出的最好食物。”清晨，陶碗里的褐色玉米糊泛着寡淡的光，我哭闹着要白米稀饭时，母亲便搂我入怀，用灶灰在地上画活泼的小兔子哄我笑。一天黄昏时，我忽然闻到一股焦香味，只见大姐用粗布帕子捏起滚烫的土豆，掰开焦壳，一股土豆香味扑面而来，馋得我直吸溜口水，软糯香甜的烤土豆在我舌尖迸发，我吃得满脸薯泥，大姐姐笑弯了眼：“你喜欢吃烤土豆就好，不怕饿着你了，我们这儿多得是。”

母亲讲家族往事，总离不开外婆，她讲外婆的母亲离世后，她婆家人将她接回家里，让外婆与外公一同读书识字，外婆也常说自己享过祖辈的富贵，也承蒙婆家如女儿一般疼爱，更熬过动荡岁月的苦，却始终认为粗茶淡饭，平平安安就是福。她总说，每个人生来便有尊严，她眼中只有平等的善意，她用最好的吃食招待来客，就连亲戚家的孩童都会视若贵宾，她为路过的乞丐装点馒头、送上热水。

听母亲回忆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舅舅曾整日躲在安康城外的桦树林里，只有趁着夜色，才敢悄悄去那户人家，那屋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，灶头总有温热的饭菜，舅舅那段饥寒交迫、担惊受怕的日子，如果没有这家人的善意，可能熬不过去。

岁月流转，舅舅一家与那户人家往来如至亲，逢年过节，那家的哥哥姐姐背着竹筐送来腊肉与土豆，舅妈则会将一些糖果饼干塞满他们的行囊，那位烤土豆的大姐姐也会常来家中小住，一进门便系上碎花围裙，在厨房里忙活，那时我们都还小，她教我烤土豆，哄我破涕为笑，艰难岁月的痕迹仿佛都消融在满屋烟火气里。

后来，舅舅放弃归还的祖宅，执意留在张滩，再后来有了表表弟，他们不理解舅舅当时的选择，那么大一院房子咋就不要了？每次他们追问，舅舅总笑着说：“我想当个农民，安逸。”年少时我也曾埋怨舅舅没出息，母亲抚着我的头解释：“你舅舅在桦树林中听过太多哭喊，见过太多争执，他是被吓坏了，也看透了，人这一辈子，争来争去又能如何？”

我恍然惊觉，岁月煨熟的何止是土豆香？大姐姐烤土豆时的笑脸，外公、外婆的仁心，舅舅的通透，都化作我生命中的暖光。

掌心的星光

秦华